

# 邪派高手

(三)

贺原 著



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

# 目 录

## 第 九 回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居心叵测<br>胸怀荡坦 | 造谣欺君子<br>持正论英雄 | ..... ( 1 )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
## 第 十 回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玉女痴情<br>语惊四座 | 倚怀寻好梦<br>女侠喜有徒 | ..... ( 103 )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
## 第 十 一 回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背主卖友<br>龙争虎斗 | 求荣终受辱<br>兄妹建奇功 | ..... ( 195 )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
## 第 十 二 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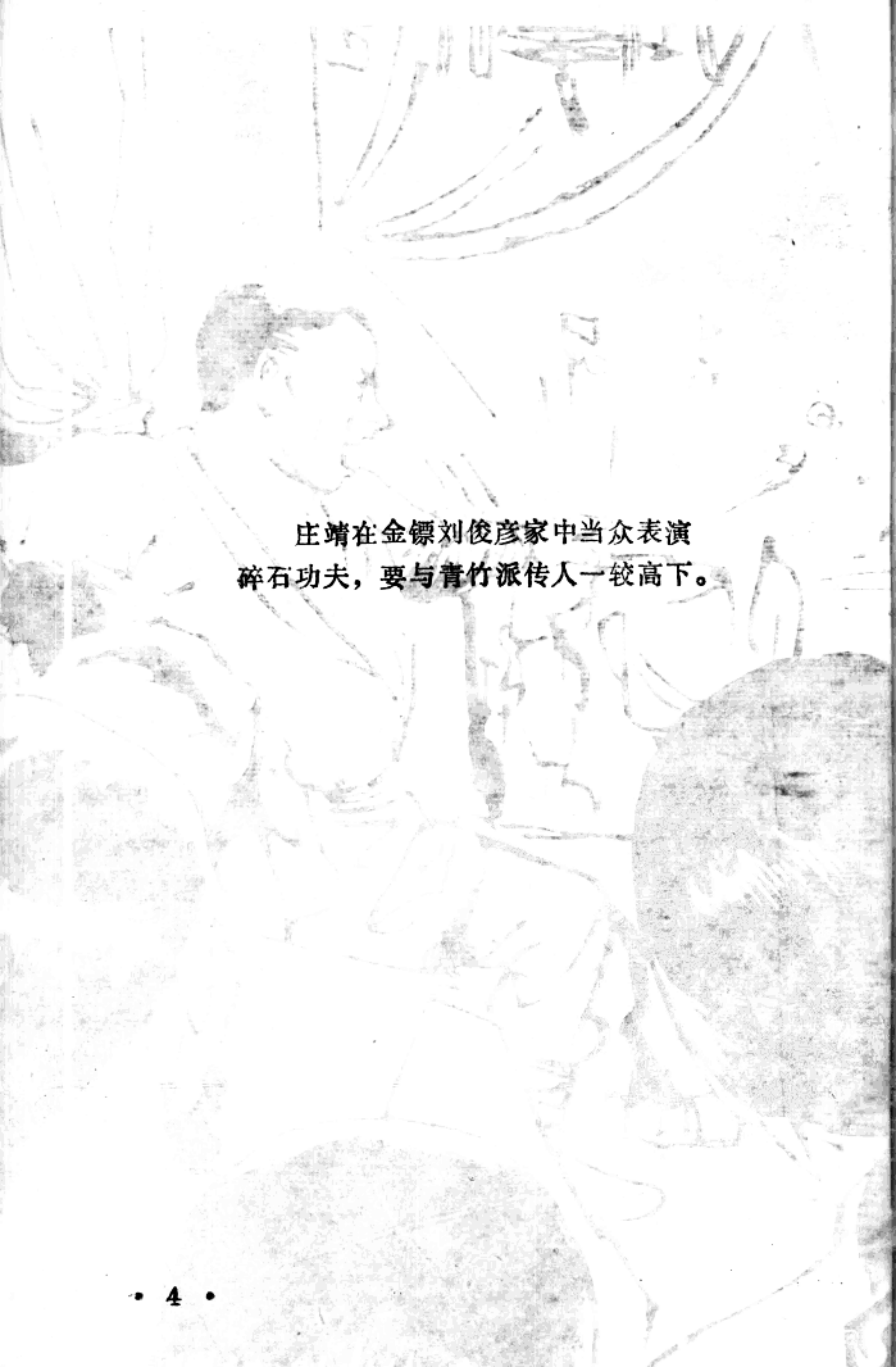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感恩图报<br>诛凶灭丑 | 慨赠爱情珠<br>失陷飞鱼山 | ..... ( 281 )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
## 第 九 回

居心叵测 造谣欺君子  
胸怀坦荡 持正论英雄







庄靖在金镖刘俊彦家中当众表演  
碎石功夫，要与青竹派传人一较高下。

老妇这一招，原是试招，正如大夫替病人看病，‘第一剂药总是带有试探性质，并未存什么大希望的。等有了反应，第二剂便不同了。老妇用的正是这个手法，所以第一招给对方轻易躲过，她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与失望。

凌起石当然也有此想法，所以发出冷笑一声。但老妇的几个同伴的想法则不同，他见老妇第一招就迫使凌起石退避，实际上她已是胜了。

一招过后，出现三种不同招法，一下子变得静下来。

凌起石见对方转拐注视自己，不禁再冷冷发话，催她发招。

老妇报以一声冷笑，忿然道：“你接招吧！”两手一抡长拐横扫凌起石，招到中途忽然卷成圈，杖花飞散，恍如有数十根拐杖一齐向凌起石袭击。

老妇的招拐使得神出鬼没，一口气使出了八招，把凌起石完全困在她拐风杖影之内，只见他如同醉汉，又如风卷残叶，东飞西荡，无法稳定。老妇一连八招，已尽出精华，却未能击中对方身躯，心中不由的暗惊，但旁观的几个以为她已稳操胜券了，居然大声叫好，叫得老妇脸热。

“九招过去了，再发招呀，不必客气！”

“你别狂，有得你好受！”老妇拐杖归右手，腾出左手用剑配合拐杖夹击凌起石，又是狂烈攻势，招招狠毒无比。但是，她不管用招如何狠辣，如何阴狠，用劲如何足，到头来总是白花气力，无法伤及凌起石半根汗毛，她心中一气一急，又惊又恨，用招更狠，也更劲。凌起石在连闪十多廿招之后，也还手了，但仍然是用空手，并未使用武器，老妇把剑收起之后，由空手而拐杖，早已把身份丢在脑后了。

双方酣战中，凌起石陡然一声长啸，声如龙吟，清劲异常，人也随声而起，拔高三丈以外，朗声道：“已经四十五招了，你记住，还有五招，你就要自己走路了。”

老妇自己心中有数，知道他并没有报大数，而且还只是说出她所发的招式，并未加上他自己的用招，而在实际上，他是可以加上他自己发招的数目的，他不那么做，可说十分公道了。

老妇有一个想法，她觉得凌起石的功力不但高深，且比她的估计更高深。他在激烈的恶战中，居然能分心留意对方的招数，仅此一点已非常难了，何况还能还手，毫无所损。

老妇越想越不对劲，简直是心寒了，因此，最后这五招，她真不敢轻用，生怕今后要遵守诺言，凡他所到之处，她就要回避，那岂不糟透了？她如此想，真后悔早先把话说得太满了，她思索对策，终于想到一个下策，一挥手，叫同伴先走，准备自己在未用足五十招之前离去，这虽然有点无赖的味道，但却不能说她是不守诺言。她从大处着眼，明知这是使奸，也要干一次了。

老妇主意打定，正要行动，陡见凌起石向她招手道：“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？你跟我来，我也有话要问你。”

凌起石不理老妇是否肯跟他走，说完话，很有信心的转身就向上清宫右侧走去，去势甚疾，似有急事待办，老妇明知此去必有危险，吉凶未卜，但她好奇心仍在，略一考虑，马上就跟上去。

凌起石走得很快，老妇不得不加劲追赶，追到一座小山岗，看到凌起石已站在那里等她。她便问他：“你有什么话说？”

“我有几个疑问，我十分奇怪，我虽出道未久，只有几年，但是，却已经有三个人问过我跟公孙元是什么关系，你是第四个了。我想知道，你怎会怀疑我和公孙元有关系？你由那一点看出我与公孙元有关系，公孙元是什么人？”

“你的武功，虽然很简单，其实很复杂，这是公孙派的武功招式，你既懂得用，当然与他这一派有关连，但他这一派，人丁甚少，所以江湖上识得他这派武功的人不很多。”

“但你一看就看出了，你与公孙元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你大约想不到吧，我是公孙元的老婆，所以我一见你出手就知道你与他这一派有关。”

“你既然说了，我也不瞒你，大约有四年多了，我在一个偶然的会里见到公孙前辈，并且和他在一起过了一段不太短的日子。”

凌起石和老妇叙起辈份，她竟然是凌起石的师母。但她与公孙元失散许久，早就以为他物化了，怎知居然还活在人间，她渴望见到他，与他相叙。但凌起石对她的话有怀疑，不敢贸然具实以告，只是略为提及便岔开话题，避过再提及公孙元。

老妇却不愿放过机会，追问不休，并且说：“他没跟你提起过我？？”

“我记不起了，恐怕没有，公孙前辈只谈当时眼前事，对于过去江湖上发生的事情，他甚少提及，人物也少提，所以，我除了跟他老人家学了一些实际的东西，就很少听到其他了。”

“哦！他还是这个脾性，一点没改！”老妇自语：“你记得他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记得不大清楚，而且，那地方，除非预先知道你来，在路上等你，否则，你即使到了那里，也无法见得到他。”

“他不见人的？”

“他不喜欢应酬，他在住处周遭布下重重阵图，非经他指点，不易通过进入。”

“你可以进入不？”

“我当然可以！”

“那么，你有没有空陪我走一遭？我们都几十岁人了，来日无多，说不定能相叙得多少日子，能够在死前见到，叙叙，总是好的，你肯不肯帮个忙？”

“很抱歉，我实在没有时间，我正要赶着去办一件事，抽身不得，请你原谅。”

“你没有空，也没办法，可能上天注定我们今生已无法会面了，我知道，他身体似乎强壮，其实有病，他也想念我，希望能和我相会的，不过他为人好强，尽管内心如何想念，还是不肯说出口的，我们分手之后，音讯断绝，他也许以为我死了，正如我以为他不在人世一样，你无空，我不敢勉强你，你若果抽得出时间，就是不为我，也该为他着想啊！再见了！”老妇无限失望地告别，凌起石也默然。

老妇去了不远，忽又转了回头，道：“你虽然没空，不能陪我走一趟，把地点告诉我，总可以吧！只要找到附近，迟早总可能见到他吧？你肯不肯……”

“这个当然可以，只是怕你找不到。”

“我愿意试试。”

“那好吧！我告诉你，公孙前辈，哎呀……”话未说

成，被老妇出其不意的点了三处大穴，登时受制于人了。

老妇点倒了凌起石之后，还怕他运功解穴，再加上两掌，以独门手法封死他的穴脉，毁去他的武功，相信他再无能为力了。然后才挟他坐起来，审问他的身世，查问公孙元的去处！

“你就是杀了我，也休想我会告诉你一句真话，我大不了一死，你就奈何不了我！你问吧，我不答！”

“你敢！”

“我为什么不敢，你可试试！”

“我就试！”老妇问：“你是公孙元的门人？他教了你什么？”

“这是我的事，你管不了。”

“你不说？”

“不说！”

“好吧，我看你充好汉充得多久！”说时，一拐杖击在凌起石的大腿，凌起石猛的震动一下，但没有叫，他忍住了。他瞥了一眼正在流血的大腿，恨恨地盯着老妇，却倔强地不吱一声。

老妇冷“哼”一声，自语地说：“充硬汉吧，看你充得多久！”拐杖一顿，地也震动了。

凌起石冷冷一瞥，披嘴笑说：“你还花这气力作甚？我已不能反抗了，你要杀我还不容易，何苦花这么大的气力。”

老妇听来如火添油，目露凶光，杀气上脸，但凌起石非但不惧，更刺激她：“动手啊，你几十岁人了，当然不会未杀过人，杀多一个和杀少一个有什么分别，何必疑虑多

多。”

老妇料不到凌起石有此胆量，竟敢激怒自己，她为此而思索，终方忍住了气，再以杖叩其胫，道：“怎么，你真不肯说？”

“你叫我说什么呢？”

“你倒诈得真似呢！公孙元在那里？说！”

“不知道，知道也不会告诉你听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！”

“我就不信你会比铁还硬，你不说，是自讨苦吃，到头来还免不了要说，那是何苦呢？”

“你以为我会向你求饶？你想得倒真美啊，可惜你找错了对象。”

老妇发起脾气了，她挥动拐杖，一连打了凌起石十多下，用的气力倒不小。凌起石承受着，不吱一声，更不求饶，那份倔强态度，使老妇也为之动容，暗暗敬佩。

本来老妇要折辱他，待他求饶之后便挖苦他，不料他不但求饶，连呻吟也无一句，这么一来，倒叫老妇不快了。她挺拐指着凌起石道：“你别以为我会害怕公孙元，不敢杀你，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，一生怕过谁来？”

“你是公孙前辈的老婆，这是你自己说的，我没记错吧？”

“你没有记错，你只是个傻瓜，居然会相信我孙二娘的话，活该你倒霉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不是公孙前辈的老婆了？”

“你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”

“我不懂！”

“你不懂的事情多着呢！”老妇说：“我与公孙元是老相识，他的老婆我也认识，我把她杀了，我恨她，所以杀了！公孙元见异思迁，移心别向，我恨他，要找他算帐！他老婆不顾廉耻横刀夺爱，我更恨她，所以杀了她，你明白了没有？”

“我明白了，你是爱上公孙前辈，想嫁给他，但他见你心狠手辣，不愿同你结婚，却和另一个人结了婚，你呷醋，把他老婆杀了，他恨你，不再和你往来，不愿见你，因此，躲了起来，你仍然爱他，也恨他，想找他，我没有说错吧？”

“你说得很对，你知道得太多了，也容你不得。”

“慢着，慢着，我还有话说。”

“好吧，你说！”

“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说就明白了！”凌起石说：“早先，我对于生死已置于度外，但听了你这个故事，我的主意改变了，我不想死，你能不杀我吗？”

“唔，他也怕死了？哈哈，我以为你真是英雄好汉，所以才不怕死，原来也是狗熊，怕死怕得要命，既有现在，何必当初。”

“你先别高兴得太快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！”

“你要我回答甚么？”

“我问你，你是否一定要杀我？不杀行不行？”

“你怕死了？求饶了？”

“不，你先回答了，我再说。”

“废话！你还想讨价还价？你还是交代后事吧！听到没有！”

“当然听到，我又不聋，怎会听不到。”

老妇听得勃然变色，骂道：“死到临头还要逞强，真是不知死活！”提拐怒喝：“本来我想留你一命的，偏是你不识好歹，自己找死，这可怨不得我，记住了，明年今日就是你的死忌了！”话声一落，拐杖斜斜自上而下，打向凌起石的头额，凌起石见状，想到她如此狠毒，对一个已经无法反抗能力的人也不放过，心中便涌起杀机，静待老妇拐杖打到，身子猝然向一侧，同时双手猛伸，一把抓住杖头，趁势就地一滚，因为事出仓卒，大出老妇意外，吓了她一怔，几乎连拐杖也给扯脱了。

老妇一怔之后，定了定神，立即振臂一抖，似乎要把凌起石摔个半死，消一消心中闷气。怎知一抖拐杖，却觉得轻如无物，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，精神为之一振，目光如电，直射向凌起石身上。凌起石此时已放开了拐杖，屹立一边，看他所站姿势，悠然自得，恍如早先全未发生过任何事情。老妇是个识货之人，见此情形，已经明白了七八，悔恨自己刚才被人戏弄，貽笑天下。她意念及此，愤如怒狮，舞动拐杖再作第三次进攻，攻势比先前更为狂烈，更为狠辣。

但是，此时的凌起石和先前也大不相同了。早先，他穴道被点，似乎武功尽失，任人愚弄折辱，也无法对付，此刻却龙精虎猛，威武异常，不但反应迅速，迴避及时，而且，反击更为凌厉，他虽然只有一双肉掌，虚拍实拍，打前打后，都暗蕴内力，非同小可，老妇有一根拐杖，亦无法拦挡得住他的攻势，常被他迫近，掌风扑到身上，感到隐隐作痛。老妇知道遇到真正劲敌了，便沉住气，左撩右拨上砸下挑，打得十分谨慎，把凌起石当成平手，再也不敢如先前的

嚣张大意了。

凌起石中了招，穴道受损，大腿又被重击，转眼之间居然会变成生龙活虎，这变化实在太速，也太大了，以至老妇一时无法明白，她对自己的点穴法一直都具信心，而过去许多例子，足以支持他的信心，可是，事实却如此，怎不令老妇生疑？

老妇似乎用尽全力了，凌起石还是十分从容，并且越战越勇，身形也越快，快到成为一溜烟一般，一下子高三三丈，一下子贴地而来，距高伏低，竟十分敏捷。

打了一会儿，老妇发觉自己打出去的招处处都被封死，难以施展，而对方的攻势却是更难防御，她真怕八十老娘倒绷婴儿，心寒了。

老妇的伙伴并没有跟上来，凌起石也是一个人，所以，他们是一对一，十分公平。

老妇是越打越怯，凌起石是越打越勇，大约已打近二百招了，老妇已由主动变被动，由上风变下风了。这情形，对老妇来说实在不妙，但凌起石说话尖酸刻薄，叫她气怒填膺，虽处下风也不愿逃走，她在气恼中苦战，大有不惜以死相拼之势。

“老家伙，你知道我的厉害了？你有什么本事都掏出来吧，我还没有动过武器，你就已经支持不住了，我若使用武器，你更对付不了，你活了一大把年纪，我倒有点可怜你，不想要你的性命，你发个誓，今后不再去找公孙前辈的麻烦，我就饶你不死，你可否愿意？说吧！”

“废话！我出道的时候，你还没有出生呢，居然敢来教训老娘！我就是拼了老命，也决不受你威胁，你看看吧！”

大怒中发招，真是使出拼命绝招了。

两个又展开第三阶段的大战，更见激烈，也更见惊险了。

老妇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发出去的拐杖风声依旧，劲道却大不如前，凌起石已经有胆硬接来招，用掌力把拐杖震斜一边，使它失去准头了。到了这时候，强弱更明显，胜负已决了。老妇怕受辱，已经萌生短见，准备用自己的双手结束自己的生命了。但她还未动手，她的同伴到了。来的是两个握刀的壮汉，老妇此刻如同遇溺的人，抓到一根稻草也寄以极大的希望。在早先，她根本不把这两个壮汉放在眼内，不把他们作同等看待的，对他们说话也是呼呼喝喝，尽是命令式的。不过，那是过去，这时却不同了，她叫两个壮汉帮忙，两个壮汉刚挥刀插手，她一个急退，飞步狂奔，迅速没入黑夜中，留下两个壮汉送死，她自己就逃了。

老妇逃了，两个壮汉在破口大骂中丢了性命。

凌起石清理战场，想到老妇的阴狠毒辣，不禁毛骨悚然。他看了两个壮汉最后一眼，便扬长而去，回转那座破败的道观，道观中还亮着一盏火光很弱的油灯，在夜风中被吹得闪幌不定，受火光照射的观中一切景物，也都因火光摇荡变形，凌起石独对孤灯，虽然无所畏怯，也有孤寂的感觉。

凌起石心念一转，便迅即离开破道观，直朝徐家奔去。

由破道观到徐家并不很远，凌起石跑得又快，不一会已进入徐家了，徐家本来守卫森严的，还养有几头西藏巨犬，凶极了，它们是徐家最忠实的守卫者，曾经立过不少功劳，伤害了不少偷袭徐家的人，破坏了来犯者的计划，因此，徐家待它们很好。凌起石偷入徐家也曾惊动了它们，引起它们

汪汪狂吠。可是凌起石的身形实在太快了，根本无一个守卫者发觉，他们以为巨犬乱吠，不予理会，喝退它们。

凌起石对徐家是陌生的，但对徐家的布置却十分熟悉，丝毫不陌生，因为，那是采用五行阵布置的，每一房一亭，一桌一几的布置都是有一定位置的，路口与转弯角的石墩、盆花，都有作用，若非熟悉阵图，撞了进去，就如走进天罗地网，要想脱出去，可就难了。因此，过去有人撞了进去，走了半夜，挨到天亮也仍然被困在徐家，逃不出去，终于被困住，惨死徐家。

凌起石可不是个盲头苍蝇，他居高临下，俯瞰徐家，一下子就看出是五行阵了。他想了想，存心跟徐家来个捣乱，闹得痛快。主意一决，就按照自己的主意去做，把转弯角处的盆花与路口的石墩等饰物搬乱放置，然后再增添了一些饰物，改变了原来的布置，检视一片，感到满意了才罢休。

在徐家，凌起石发现了两个熟悉的人，一个是早先才跟他交过手的老妇，另一个是青松道人。见到老妇虽然有些惊异，却不至震动，见到青松道人，他就感到诧异了，他深知青松道人，人如其名，高风亮节，为人甚正派，绝非邪门可比，何以会在这个地方，难道外传失实，徐家是好人家的？但这个老妇早先明是指自己为徐家的教师，何以她自己反而在徐家？而那个穿锦袍的人，从他举止言态看，当然便是主人了。

他听得锦袍人道：“青松道长，你是个出家人，怎么还如此固执？人生不过几十寒暑，你也五十过外了，何必再如此？你把一切告诉我，我不但不难为你，还要多谢你呢！你何苦要和自己作对？”